

放假

“Memory, all alone in the moonlight……” * 悠扬的音乐声响起。

白色手机在桌上快速地振动，与慢悠悠的音乐节奏极不协调。

可冰皱了皱眉，把手上的牛仔裙扔到床上。

她快步走过去拿起手机，看清了来电显示，随即撇了撇嘴。犹豫片刻，她终于按下接听键，却不作声。

* 歌词大意：回忆，独自在月光下……（选自英文歌曲 *Memory*）



“喂，冰冰？”手机里传来爸爸的声音。

“嗯。”

“你妈妈来接你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“都几点了还没到？”

“应该快到了……”可冰顿了顿，补充说，“她刚刚来过电话。”

其实，她根本没接到妈妈的电话。

“哦……是这样吗？”爸爸悻悻地说，随即换了个话题，“行李都收拾好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其实，她根本没收拾好行李，但她不想说太多。

“哦……那好……”爸爸似乎在想着什么，“你有什么事就打电话给我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爸爸每次挂电话前都这么说，而她，也总是这么回答。

放下手机，可冰长吁了一口气。

她重新拿起牛仔裙，叠好，收进小行李袋里。

这时，房门“咔”的一声开了。

郭洁走了进来。她用毛巾包住湿漉漉的头发，手上拎着一个红色塑料桶，里面横七竖八地装着沐浴露、洗发水、润发露等。

沐浴露的芳香顿时弥漫在空气里。

是薰衣草的香味。

“还没收拾好行李吗？”郭洁瞥见可冰的床上有几件衣服。

“不着急，反正我有的是时间——妈妈向来不会那么早就来。”可冰随手拿了件T恤，来回看看，然后又放下，嘴角不经意地又撇了撇。

郭洁一边用毛巾擦头发，一边悄悄地观察可冰。

嗯……脸色不大好看，心情肯定很差。

郭洁把视线收回来，若无其事地启动吹风机，吹起头发来。

“呼——”

吹风机发出刺耳的噪音，让可冰听了心里更加烦躁。

她抬头望向窗外。

今天天气晴朗，朵朵白云在蓝天上飘浮，像小朵的棉花贴在蔚蓝的天花板上。

可冰无心欣赏，只是暗自伤神：唉！为什么要放假……

她的心情正好跟天气相反。

“414号房郭洁，414号房郭洁，请马上到宿舍会客厅来。”扩音器里传出舍监的呼叫。

吹风机的声响戛然而止，屋里顿时安静下来。

“是叫我吗？”郭洁问，右手仍握着吹风机。



她刚才隐约听见广播中叫自己的名字，可又不很确定，因为吹风机的声响太大，干扰了她的听觉。

“好像是……”可冰转过头来，一脸懵懂。

“我下楼看看。”郭洁眉心微蹙。

可冰不喜欢她蹙眉的样子。

郭洁蹙眉时，额头总会出现几道横纹，像个老太婆，跟稚气的脸蛋极不相称。

她们才十三岁呀！

郭洁没发现可冰暗中打量她。她撩一撩自来卷的长发，顺手抓起床上的橡皮筋，利落地将头发盘起，然后开门匆匆跑出房间。

“哎……”可冰张嘴想叫住她。

可已经来不及了。

可冰的目光落在桌子上，郭洁的毛巾与吹风机胡乱地团成一堆放在那里。

可冰忍不住走上前去，用拇指和食指拈起潮湿的毛巾，轻轻地将它挂在衣架上，又把吹风机收进抽屉里。

“Memory, all alone in the moonlight……”

熟悉的铃声又一次响起。

可冰不禁暗暗叫苦：哎呀，爸爸又打电话来干吗？

虽然很不情愿，但她还是接了起来。

“喂？”一个女人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。

可冰愣了一下，深吸一口气，问：“妈妈吗？”

《Memory》这首经典英文歌曲是爸爸妈妈的专属手机铃声。当初可冰在手机上设定这首歌做他们来电的专属铃声，是因为它曾经是爸爸妈妈的定情曲。只要手机里的这道乐曲一响，可冰就知道是他们打电话来了。

“我到了，你快下来吧！”妈妈沙哑的嗓音有些急促。

“我……”可冰没料到妈妈会破天荒地提前到达，她瞥了瞥床上的衣服，“给我五分钟！”

她放下手机，快速将床上的衣服折好，一一收进行李袋里。

她拉上拉链，提起行李袋，却没有马上离开。

只见她腾出一只手，小心地把床单拉平，接着拍拍枕头，脸上总算露出满意的笑容。



滋补汤

会客厅里坐着两个人。

一男一女。

两人的年纪约莫有五十岁，男的要年长些。

他们并排坐在黑色的皮沙发上，有点儿不自在，时不时伸着脖子朝外张望。

“喏，来了来了！”

女的指向郭洁，赶忙拎起茶几上的保温桶，站了起来。

男的也跟着站起来，他的手上提着一个环保袋。

郭洁远远就瞧见了他们。

她刚才还紧绷着的脸上露出微笑，一对小酒窝随即浮现在嘴角。咦，原来郭洁笑起来这么甜美。只是她平常很少笑，仿佛有重重心事压在胸口，挥之不去。

“爸，妈。”郭洁推开会客厅的门。

“阿洁！”他们迎向她，细纹随着欣喜的笑容爬满脸庞。

“你们怎么来了？”尽管心中丝毫不感到意外，但她还是问了一句。

郭洁的爸爸是出租车司机，妈妈在一家公司当保洁员，两人都有工作，来学校找她就得请假。

“你整整两个月没回家了。”爸爸一开腔便计算起日子来，“妈妈担心你忙着应付考试，没时间照顾自己，所以煲了滋补汤给你补补。”

郭洁垂下眼皮。

妈妈端详着郭洁消瘦的脸庞，那双大眼睛似乎凹陷了下去，黑眼圈现了出来，脸色也略显苍白。

“是不是读书压力太大了？累了就休息休息，别太勉强自己。”妈妈很心疼。

“嗯……我不累……”郭洁连忙挤出笑容，“真的。”

“你还逞强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……”妈妈忍不住絮叨开了。

爸爸碰碰她的胳膊，提醒说：“你让阿洁先把汤喝了再说嘛。”



“噢，对！对！汤要趁热喝！”

妈妈将保温桶放到茶几上，打开盖子，把汤倒出来。

滋补汤盛在盖子里，冒出热腾腾的白气。

郭洁赶紧接过来，咕咚咕咚地喝下，也顾不上舌头会不会被烫着。她只想在汤的气味完全“侵占”会客厅之前，将它彻底解决掉。

很不幸，她还是被最后一口汤呛着了。

“咳咳……”她用手紧紧捂住嘴巴，仍咳嗽不止。

“哎哟，看你急成这样……慢慢喝嘛！”妈妈伸手轻抚郭洁的后背。

郭洁感到背部一股温热，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
“嗯……咳……”她下意识地侧身躲避，含混着回答，“我没事……咳咳！”

没想到她越咳越厉害，连眼泪都流了出来。

一张纸巾忽然递到她的眼前。

“要纸巾吗？”

郭洁抬起泪水汪汪的眼睛。

她看见一张陌生的面孔。

这张面孔可真帅气呀，剑眉星目，似曾相识。

“咳咳……”她无暇多想，抓过纸巾狼狈地擦拭泪水。

耳边传来妈妈忙不迭地道谢声：“谢谢你呀，谢谢你……”

郭洁眼角的余光瞥到对方的双脚，那双脚上穿的是NIKE牌球鞋，淡金色的商标含蓄地炫耀着球鞋的价值。

“唉，就是不会照顾自己。”爸爸望着郭洁摇摇头。

郭洁深吸一口气，屏住呼吸，极力不让自己再咳出声来。

“好点儿了吗？”妈妈问。

“……”喉咙发不出声音，郭洁只好连连点头。

好不容易才止住咳嗽，抬头面对爸爸妈妈关怀的目光，她难为情地把视线移向别处。

“吃过午餐了吗？肚子饿不饿？要不要一起……”

“我吃饱了。”郭洁打断妈妈的话。

“吃的什么呀？”

“平常饭菜，宿舍餐厅做的。”

“那我们自己去外面吃好了。”爸爸看了妈妈一眼，“时候不早了，咱们走吧，我还得回去上班。”

郭洁心中一阵内疚。

“对了，零花钱够用吗？”爸爸把手伸进裤兜，准备掏钱。

“够了，上次给的还没用完呢。真的！”郭洁急忙拦住。

“哦。”爸爸相信了，将手上的环保袋交给她，“这里有一些水果、饼干、维生素丸，你记得吃啊。”

“知道啦！”

环保袋沉甸甸的，她没拿好，差点儿掉在地上。

她使劲揪住带子。



“阿洁，你要多喝水，晚上睡觉要盖好被子，不要熬夜看书……”妈妈临别时千叮咛万嘱咐的。

郭洁除了点头，还是点头。

她送爸爸妈妈出了会客厅，一直到楼下的停车场。

他们坐上一辆红色的出租车。

那是爸爸工作时驾驶的车。

“路上小心！”

郭洁弯下腰，隔着车窗对爸爸妈妈挥手。

“快上楼去吧，别站在这里挨晒。”妈妈摇下车窗对她说。

郭洁轻轻后退两步，躲在树荫下。她隐约看见妈妈的影子，在车里摇着手向她告别。

“谢谢……你们来看我。”郭洁低声自语道。

她怔怔地目送车子远去，直至它完全从视线中消失。

不一样的于娴

郭洁把环保袋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掏出来，摆满了整个桌面。

“咦……”有个女生探进头来，朝房间里望了望，“就剩你一个人在这里？可冰回家了？”

郭洁抬头一看，是于娴。

于娴就住在对面的房间，和可冰是同班同学。她长得人高马大，是校排球队的队员，因为长期在太阳下训练，所以皮肤被晒得黝黑。

“应该是吧……”郭洁瞧了瞧可冰的床，褥子上的被单



拉得平平整整的，连个褶皱都没有。

想必是在她到会客厅见父母时离开的。

“可冰好像一到放假就回家。”于娴歪着脑袋想，她从没见可冰节假日待在宿舍里。

“嗯。”郭洁心虚地回应道。

她跟可冰恰恰相反，每逢节假日都找出种种借口不回家。

“你吃午餐了没有？要不要和我一起去餐厅？”于娴问。

“好，你等我一下。”郭洁不假思索便答应了。

她还没吃午餐，肚子正饿得打鼓呢。她对爸爸妈妈说吃饱了，不过是——善意的谎言。

于娴凑到郭洁身旁，盯着一桌子的水果和零食，随口问道：“哇，谁给你这么多东西？”

“哦……没什么。”郭洁含混地回应道，急忙将东西收进柜子里。

于娴没有留意到郭洁的异常，自顾自地说：“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吃到鱼……”

她最爱吃鱼了。

郭洁关上柜子，揶揄道：“你就这么喜欢吃自己的同类？”

“什么？自己的同类……”于娴一时没明白过来，接着便恍然大悟，“噢，一定是可冰告诉你的！”

原来今天早上课堂上发生了一段小插曲，班主任有事情请假，前来代课的老师不知道哪只眼睛出了问题，点名时

竟然把她的名字错看成“娴于”，好好的名字被念成了“咸鱼”，全班立时哄堂大笑。于娴当场气急败坏，心里恨死那个代课老师了。

不料怨气还没消散，她的糗事已经被可冰传给郭洁了。

“哼！陈可冰，等你回来，我就……我就……”于娴咬牙切齿的，气呼呼地坐到可冰的床上。

“哎，别坐可冰的床，她会发现的。”郭洁阻止道。

可冰是不折不扣的处女座子民，很讲究整洁，对一切脏乱的事物都看不过去。因此，她的东西总是收拾得一丝不乱，床单更是拉得像被熨斗熨过那样平整，并且不允许任何人坐在她的床上。她还常常忍不住动手替郭洁收拾东西，起初郭洁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后来也渐渐习惯了。

“哎哟！”于娴从床上跳了下来，慌忙把床单拉平，“我一生气就把这事儿忘了，你可千万别告诉她！”

“当然不会。要是让她知道了，恐怕会用整瓶消毒药水来清洗床单。”

郭洁说得一点儿也不夸张，爱清洁的可冰真有可能那么做。

“何止这样啊，她还会在我耳边念叨一个星期！”于娴使劲摇头，小心地将床单恢复原状，“可冰什么都好，就是这洁癖让人受不了！”

郭洁耸了耸肩，说：“每个人都会有奇怪的癖好。”

比方说，她特别喜欢闻书本的气味。每次买到新书，



她就会一面快速翻书，一面深吸它散发出的气味。她觉得香极了，闻过后心里很舒服。虽然这也不算上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但她不敢告诉任何人，生怕别人嘲笑她。

“是吗？我可没什么奇怪的癖好，正常得很！你有吗？”于娴睁大眼睛。

郭洁微微一笑。

她当然不会告诉于娴。

“你今天还要训练？”郭洁把话锋一转。

“是啊。”于娴立刻变得无精打采，“难得有个假期，却要留校进行训练！唉，人家想去逛逛街都不行！”

身为校排球队队员，她的课余时间都花在排球训练上了，连假期也没法休息。

“你想逛街？”郭洁意味深长地盯着她，“逛街可要花钱哦……”

认识于娴以来，她发现于娴生性节俭，从不轻易花钱，有时候甚至为钱斤斤计较。听见于娴想去逛街，她不由得心生好奇：于娴肯花钱买东西？

于娴眨巴着眼睛说：“哎，不花钱也可以逛街呀——window-shopping*, you know? 光看不买也很开心的！”

* window-shopping, 译为橱窗购物，指不买什么东西，只看街边橱窗里的陈设。

瞧，于嫫果然把钱捂得紧紧的。

郭洁没说什么。

她和于嫫不同，要她 window-shopping？不可能。

念书的时间都不够，她哪里还有空去 window-shopping？与其在商场里虚度光阴，还不如待在宿舍里多看几本参考书，多背几条数学方程式。

“吃午餐去吧，我的胃快穿孔啦！”于嫫拍拍肚皮催促道。

“你……就这样出去？”

郭洁打量着她身上的沙滩裤和脚上的人字拖。

撇开那双残旧的人字拖不说，那条泛白了的沙滩裤她平日都当睡裤穿，现在竟然要穿着去餐厅吃饭？

“有什么问题吗？”于嫫两手插进裤兜，在袋里撑了撑。

她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大大咧咧的，对穿衣打扮尤其随便。她喜欢穿着超大的T恤、宽松的裤子和拖鞋到处去，既不照顾形象，也不理会旁人的目光。

“要不要换条裤子？”郭洁婉转地说。

“干吗要换？又不是没穿衣服！”于嫫完全不当回事，满脸的不在乎。

“……”郭洁张张嘴，欲言又止。

她熟悉于嫫的脾气——只要自己认为没错，就不会轻易改变主意；要是她再说下去，于嫫肯定会翻脸。

“好好好。”郭洁锁上柜子，“我们吃东西去。”



妈妈的家

郭洁的身影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。

可冰坐在副驾驶座旁，不动声色地望着郭洁与父母相聚在一起，眸子里闪过一丝艳羡。

郭洁多幸福啊！她黯然地想。

“冰冰，午餐想吃什么？中餐？西餐？日本料理？韩国料理？”妈妈边转动方向盘边问。

“哦……”可冰认真考虑。

她想吃的太多了！

宿舍餐厅的饭菜来来回回就是那几样，她早吃腻了，

想起来就没胃口。

“你爸爸上个星期带你去哪里吃的？”妈妈忽然问。

“啊？”可冰吓了一跳，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这样问，“Pizza Hut……”

“Pizza Hut？！”妈妈马上皱起眉头，“明知道吃快餐对身体有害，他还带你去吃？那都是垃圾食物，吃了对身体不好……”

“比萨应该还可以吧……又不是汉堡炸鸡薯条。”可冰不以为然。

妈妈也太讲究啦。

“快餐就是快餐，没有营养就是没有营养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那些垃圾食物高热量、高脂肪、高盐分，而且低维生素、低矿物质、低纤维，经常吃会降低人的免疫力……”妈妈喋喋不休地说。

“我又不是经常吃！”

可冰咬住下唇，在心里大声辩驳。

天知道，她要隔好长时间才会吃一次快餐哪！

“因为……因为爸爸赶时间，所以他才提议去吃快餐的。”可冰喃喃地说，盼着妈妈能够谅解。

“赶时间就应该去吃快餐吗？没有时间照顾女儿可以通知我呀，我替他不就行了！时间观念那么差……”

可冰实在忍不住了，便打断妈妈的话：“你不也经常迟

